

船  
啟

學  
叢  
別

廠 船  
歌 冷

一之輯別叢學：會刊行行藝學

康德八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八月三十日發行

# 船廠

(全一冊)  
國幣伍角伍分

著作人

冷

歌

發行人

王

友

善

印刷人

劉

守

業

發行所

學

藝

刊

印刷所

益

智

書

店印刷部

新嘉市北大街益智書店內

總代售所

新嘉市內

益智書店

電話二五一九一  
振替新嘉二三五六號

船廠——目次——

第一輯

憶阿拉楚克	三
春 雪	五
中秋月	七
秋感	九
生之征途	一
新生	三

第二輯

記憶	一九
生之絮語	二四
風雪	三三
失	三四
惜	三六
幻	三八
雨天	三九
夏日黃昏	三九

第三輯

跋涉	四三
詩魂	四四
旅途	四四
古城	四七
黃昏	四九
晚鶲	五〇
鏡	五一
青春	五三
年	五四
狐羣	五五

飢餓與溫飽

五六

第四輯

船廠	六一
海行	七二
雨中別東京	七九
京都的寂寞	八二
海濱之夜	八四
紅葉	八六
憶	九八
生之頁	一一二

第一輯



# 憶阿拉楚克

從阿拉楚克歸來

踪跡留在那裏

東風攬着雨絲

——在夏之五月

憑松江遙望：

浩浩汨汨………

堪與阿什河相媲！

但，我却有所懷憶

白城牆上的憑弔

溪邊壘頭的遇雨

更忘不了驛頭公園的清幽

從柳蔭裏泛出來

Piano的餘韻並宛轉的歌喉

——西方的女兒們太誘人哪！

我仍欲歸返到那裏去呀

怎耐這多情的追憶！

「註」 阿拉楚克爲「滿洲旗語」阿什河之本音即今阿城有金代舊址白城在焉

## 春 雪

料悄的春寒逐去了朽死的流年

春雪正在雍容地賣弄笑嫣

北地的風光絕勝淫靡的南國

——滿樹梨花襯起了淺碧的天

春可愛 春雪忒能爲它生色

秋光一到便把繁華葬埋

莫逡巡——

趁此春光把你的歌喉展開

縱使一支沒有韵律的曲子

祇要它是從內心裏逆出

藉着春風吹進時間的熔爐

你將會驚訝你遺留下的行路

熒熒的燈光照我寂寞不眠

悶悶的時計敲着我的心坎

從窗外響進來颯颯的細語

春之夜春雪和着我的詩篇

# 中秋月

今兒是中秋——十五之夜

伴着夜聲和蟲語

我切盼你底清輝

你，中秋月

循歷天體靡有安歇

睥睨群星和流彗

你想是很倦憊了？

你，中秋月

你把光明撒給世界  
也造成你底傳說  
爲何躲在輕紗里？

你，中秋月

自從曉得了天體學  
我便懷疑你底本質  
你豈爲此而隱匿？

你，中秋月

今兒是中秋——十五之夜

追隨詩人底風韻

我待望你底丰姿

你，中秋月

——某年陰晦之中秋夜

## 秋 感

落幾次濃霜把自然塗上了秋色

滿樹青葱的山巒織起了繪采

時光像個無情的偷兒

悄悄地把盛夏的繁華竊去葬埋

縱使你如詩人的善感

却比不上西風吹落的枯葉

午頃的陽光雖仍散放出來溫暖  
它也逃脫不掉季節的支配

朵朵白雲飄浮於澄青的天空

茸茸衰草頹唐地低垂着頭

臨流俯瞰霍然見底

點點孤舟載滿了落漠的清冷

西風屠殺般投向叢林

作着紅黃翻飛的遊戲

人生其實正也是這樣啊

睹着這秋光不免百憂來羅

## 生之征途

時光的廻輪消磨了玫瑰色的年華  
漾溢的碧波翻弄着希望之花

懷想着青春的夢是這般冗長

心弦忐忑寂寥數着歸鴉

我置備了一匹栗色的征馬

明日裏我將遠離此熱戀之家

心中無主見亦無期冀

乘長風馳騁於天涯

藉月光細細把玩我的征袍

目眶潮濕胸臆似火燃燒

往事付之流水更無繫掛

何以悒憂鎖上了眉梢？

狂飲下這杯苦酒我志雄豪

毅然地披上了我的征袍

再會吧，我登上了我的征馬

追隨着時光的踪跡前路迢迢

## 新 生

夜幕下彳亍於幽長的柏油路旁  
渺茫的雙影在星光底下搖晃

愛底旅程從脚跟兒滑過去

一秒一分——數不清哪

情緒是縱橫的絲網

眼波兒凝視好像烈焰

觸着肌膚讓微溫相通吧

——分明心兒在狂跳了

燈光籠罩一顆美麗的臉

是色調的美嗎

靜穆裏透出細碎的密語

爐火象徵了愛的纏綿

一針一線牢牢結着愛底憑據

冰冷的心開始在緋色裏沐浴

愛組織成精緻的花紋

我底新生就藏在這花紋裏



第  
二  
輯



# 記憶

—

記憶是一冊史書  
刻畫着一切踪跡

檢點舊斑痕

恍如置身於Sphinx之傍

眼望Nile之畔

觀視那文明的泉源

驀地 空際一片昏

我適立足於大地之邊緣

二

見有一座花園

大家爭着去採掠

靡有花朶 手上排着刺

良知在怒目了

三

投石擊破水中天  
光輪向週遭展擴

岸上探出來一隻竹杆  
鋼鈎上釣一輪波紋

四

鴨笑落雁行走的蠢態

落雁乃肅然地飛開

於是天外傳來脚步聲

撇過一雙諷訕的目光

## 五

先前

我頌讚你的清輝

因為你照炫我的眼睛

如今

我想撕毀我的詩篇

正如棄掉一束蓬草

六

黃昏了

孩子說太陽讓山吞了

母親說太陽讓地吞了

父親問爲什麼天天有太陽

孩子和母親乃張開如洞的口形

莫再向我絮叨

總不過是一些陳話題

你說你志在四方

你說你心在遙遠

但是  你須記住

路是走了出來的

## 生之絮語

—

光與暗分佔了宇宙

從來路走到去路

如跋涉在漫長的旅途

且珍重每棵花每棵草

—

恍如立馬於宇宙之邊緣

口吹幼年熱愛之橫笛

情長風作使者

引送葦屑裡跳動着的聲韻

方其豪情正熾

被細碎之音響驚覺

雪霰敲窗作不速之客

### 三

聽風聽雨望着年華爬過

憶起塔影下印着的童年

憶起臨流裏映照的輪廓

想檢點舊斑痕

却把握了一束空虛

四

許多日子朦朧的馳去  
許多支思維錯打了結  
欲待向白雲問個消息

白雲悠然地飄去

五

有漫濛着的溪流

有峻峙着的崖谷

作詩材 也作畫料

詩人老去

畫伯老去

但見滔滔波水向東流

但見峯巒點翠又消瘦

六

手把一隻筆

任詩情作主張

爐火瞞着竊笑

一聲鐘敲 驚破沈寂

七

想寫一首不朽之韻律  
想描一幅人生之構圖

眼前凝視着萬象

萬象不發聲息

戛 門兒響了

有風沙探進身軀

八

一日復一日

它從門前走回來

我剛好翻一本生之老帳

聽風雨報消息

告說枝頭正結着濃綠

九

一日復一日

分明望見它從門前走過

爲何那末倉皇？

就不能略爲駐足嗎

空際一聲嘹唳

作爲它的留言

十

把人生比作酒

喝了就醉

醉了又喝

這宇宙容不了許多

有夢寐作遨遊之鄉

## 風 雪

北風挾來漫天的雪霰

陰霾把光明掩埋了

清冷把呼吸窒息了

彷彿跋涉在廣漠的野原  
風沙抹平了足跡

彷彿伏在雙峰的駝背

狼牙追蹤而來

彷彿禦着風濤在海上行  
覺人間如一匹危航

彷彿僵僂在懸崖上爬  
毒蛇從樹梢伸出鉗齒

終於、北風揭翻眼前的書頁

它慇懃我讀起：

「應我這詩的呢召吧

將我的話傳遍人間

好像從不滅的火爐裏

吹出灰燼的火花

用我的嘴唇

你對這蘇醒的大地

吹出一聲預言的號角吧

恍然 我疲憊一似遠行客

## 失

或  
一  
日

他走來

拍拍我的窗櫺

對我說

快快地

抓緊了春天的影子吧

或一日

他走來

那是深秋的時候

我瞧他

靜靜地

過去了靡留下一句話

# 悼

你走了

那是一天飛雪的早晨

我分明記得

一隻木箱作爲你的棲所

你便安然地到另一個世界去

(也許你還是從那裏來的)

你走了

我們掬着淚水送你起程  
我分明記得

有一聲午笛投在我的心上  
好像一隻銳利的箭

(也許那是你放出來的)

今天是什麼日子

誰理會它

也有雪花片片落

又是一個春天了

你知道嗎

落地的顆粒什麼時候發芽

## 幻

我投石在池子裏

池水漾起許多波輪  
波輪漸漸的擴大了

那裏藏着永恒的無極

# 雨天

檐流——滴·滴

小河溝裏的水——淙·淙，

雨天的光景

向日葵也長起來了

# 夏日的黃昏

天氣涼爽下來

蝙蝠馭着孩子在趕集

蟋蟀弄歌牆角下

南窓裡——

蛙蟲又開始了一天的晚課

第三輯



# 跋涉

跋涉在人間

腳跟兒沐浴在泥潭裏

我欲俯身自照

覺週遭變成個一團模糊

# 詩魂

有一日

我想寫下我的詩

靜默中、我沉思

忽一聲鐵砧響徹耳鼓

鑄爐已經開始一天的工作了

# 旅 途

嗚嗚聲裏帶走了腳踪

這是一年開始的遠行

擠在人叢放不下東西

「借光！」任你喊破了喉嚨

一身栽在脚跟像條蛇

只允許你心裏有寬闊

腦子湧上一片昏

論輩子再也不想這個

「從來如此啊，先生！」

話語向我底耳鼓上衝

抬頭看，我撇出視線

他正斜臥在兩個人的坐空

把旅途比人生吧

時光帶你往終點爬

無分善惡與美醜

都是誰活上個百八

# 古 城

背着夕陽一團紅

打量着這古城

霉爛了一般樣

滿身生着瘡孔

瞭望着那土牆根

想像可有駱駝隊

「古道斜陽里……」

詩人吟詠得多夠味

「就在這兒 死人一窩！」

一個老者嚴肅地對我說  
讓恐怖嚇走了我底鑑賞  
老天！古城豈不遭了魔

恍然間我似有所悟

是誰說歷史如酙毒

去吧！你這人間的阻障

拆毀你好來開條新路

# 黃昏

黑暗從何處來

眼前展開一片陰霾

焦慮在心頭  
似把誰守候

窗上彫着冰繪

地爐裏剩一肚死灰

筆觸在紙上逡巡

無聊裏畫出個黃昏

## 晚 鴉

從天外飛來

排開簌簌的羽翅

一頂着一個黃昏

誰能猜出來

都揣着甚麼故事

## 鏡

年華捉去了青春

把額額寫上了水銀

縱令你懷着無邊的幽思

跳不出宇宙安排下的圈子

隱憂散裁在生之旅途

默禱它不是顆粒靡有芽生出

重檢點反映的容態

哀抑比不得歡快

你倘使真是坦白自主

也能照徹人們的胸腹？

# 青 春

如同拴在燕尾上的西風  
來到人間，一現形踪  
縱然你不吝惜你的淚水  
縱然你不嫌厭你的絮聒  
可知道時光在竊笑你哪  
有一日，會如大廈頽傾

甚麼時候，鬢角兒抹上了霜  
悄無言地，牠就偷偷逃去了

## 年

某夜，我從夢裏醒來

聽風雪叩窗牖

寂寞合着煩鬱揉成了一團

撕亂了紫色的思之纖維

猛可裏，瞥到牆角兒的那日歷  
我乃慚然望見它底背影了

## 狐 羣

風雪漫荒郊

你們的空腹叫枵

踏荆棘抓住一隻山兔

一氣填鼓了你們的肚

在曠野里你們是患難的好友

依偎着順着崖邊走

驀地里開始撕鬪

因為誰多吃了一口肉

半空里響起一聲狼叫

一溜煙 直着尾巴逃掉

## 飢餓與溫飽

捧着餓乾了的瘦肚皮  
緊着眉頭怨命運不遂

也曾有過奮發的作爲

在人家的粥鍋沿流下涎水

一陣風吹散了沙堆

露出來財寶纍纍

摩天傑閣建立在戈壁  
算計不到未來的凶危

你即使已經肥大起來腰圍

那無根的大廈逃不掉化灰

第  
四  
輯



# 船廠

## 第一章

撕掠着一條白練當腰帶

高枕龍潭作着千古夢

臥雲，小白

正好是分峙在南北

一圈兒青山一圈兒雲

## 第二章

「銅梆鐵底」

當年受過封

玄天嶺上一尊砲

刻畫着

四十年前一場戰爭

嶺後有一面

嵯峨的石壁壘

彫出三文

爲的消火災

說起火災心猶懷慄

——延燒半個多月

——毀滅了好幾條街

### 第三章

黑山頭下有仙堂

初一十五

瀰漫重天的香

不過是一座

半塌了的破土廟

爲甚麼

求籤問卜偏信一個泥塑

第四章

西石礱子聳入空

巍巍一水晶

當年遭火砲

半拉山巒有標號

老樹摩天

蟠根在山巒

燕雀逐群飛

石礱可望不可攀

傳說自古留民間

第五章

西望漫坡歡喜嶺

登在嶺上看全城

本是古昔的上京路

浸潤過遊子的還鄉樂

也惹得

離人犯躊躇

第六章

松水滔滔

南岸青山北岸隄

兩岸遙望

絡繹有舟楫

初春

柳絲垂金線

盛夏

臨流好釣魚

中江水深泊木筏

黃昏裏

水手苦鄉愁

長嘯當歌

哀怨散在晚風裏

西天餘暉映江樹

晚鐘敲破紫黛的霧

魚舟閃星火

鑲入黃昏深深處

## 第七章

是誰說八十年前一鷹隼

飄然而來碇江濱

可憐此地無洪福

鷹隼飛去無點痕

## 第八章

曉日初昇趕路程

坐在行車

緩緩向看東

太陽傍午

遠望鳳凰山

古城雲漢間

古城名物點將台

白花女子

曾經把陣排

台前矗立圓連樓

丹墀以下有深窟

深窟迂迴五十里

鑽出身來是龍潭

聽說是

前朝大盜有威名

踞此深窟

往來匿行踪

## 第九章

夾皮溝是神秘地

延長三百里

林樹蓊鬱遮天際

溝裏養兵教耕種

兵勇編成隊

隆冬送糧城裏賣

身邊掛腰牌

英雄老去

空留下羅曼的史話

恍如是消逝了的雲煙

——僅可追憶

也曾夢想着古昔的挖蓼客

峰巒深處尋奇貨

也曾夢想着古昔的部落民

打獵撈魚如同世外人

但只是

從那兒吹來這末硬的風

一條鐵軌

穿透了它的胸

麥田起傑閣

丘塚變平地

船廠

你這大夢作到幾時去

狂飈奔流可有消息

① 船廩即吉林之土稱

② 八十年前曾有世界某大文學家蒞臨

## 海行（六篇）

一 海上看朝暾

想看海上的朝暾

朝暾抹在波面上

浪花連成了一條脈絡  
把它引到我這裏來

想看海上的朝暾

朝暾碎在浪花堆裏

湧浮起雪白色的泡沫

——天女試晨裝了

想看海上的朝暾

朝暾映紅了海鷗的羽翼

詩情凝結住了

無言亦無所思

想看海上的朝暾

在甲板上徘徊着

夜雨的積水浸透了拖鞋

——我索默地瞭望着遠方

## 二 我向大海招呼

我向大海招呼

但是它沒有響應

難道大海也倨傲起來？

我向大海招呼

但是它沒有理睬

祇滔滔地奔流過去

我向大海招呼

但是它沒有言語

熱烈地和海鷗親暱着

我向大海招呼

忽然它激怒了

惡狠狠地綻起額角

三 新交

十年看山

二朝看海

山是記憶中的知己

海却做了我的新交

——新交也能成爲知己否？

四 光與影

拿海面比鏡面

光明是一樣的輝耀

憑欄俯瞰

影印寫在浪花上

### 五 詩 情

掬火熱的詩之情緒

捧獻給廣漠的大海

波濤在衝擊

海鷗展開雪白的羽翼

上頂是一個幽邃的碧空

腳踪寄託在靛青的水面上

心意幾乎凝結為一堆沉澱

覺天地合爲一體了

## 六化境

人生如一隻艦

載着旅愁在海上行

——無所思亦無所想了

托此軀於冥冥

——四一、四、二十七於月山丸中

# 雨中別東京

別了 東京

天下着雨

雨滴掃着車窗

車裏排滿了黯澀的旅愁

別了 東京

我想不出來更貼切的話

就這末索然地分手了

請你收起那遺落的留戀吧

別了 東京

我深深地記憶着

你在煩囂中有恬靜

你在秀麗中有偉觀

別了 東京

外邊是夜

車廂裏也是夜

雨滴好像惜別的淚流

別了 東京

請你不要忘了這次的相聚

在紛紜的人世裏

我倆會以極純潔的心相會晤

別了 東京

我的心境不免有些悽楚

但是 極暫的相聚

會保持著理想中的美麗

別了 東京

運命不會擺佈我們的

倘使你也有憶戀之情

向西風問詢吧

——四一、五、三、寫於赴名古屋車中

## 京都的寂寞

在異國

獨自個

倦臥於旅舍

有瓶花作伴侶

瓶花也掛上了寂寞

樓角下

繞溪流

潺潺地打着旋

衝擊着砂石濺泡沫

泡沫也抹上了寂寞

在天際

一縷雲

倨傲地向我笑

一陣微風送過來隔院的幽香

十一我在悒鬱地咀嚼着心上的寂寞

——四一、五、九、十一宣於候田鄉時

## 海濱之夜

面對着如畫的瀨戶內海之波濤  
矗立着秀麗天成的岩島  
傍晚的斜陽散放着光耀的虹霓  
虹霓裏點綴着高旋的鷹鳥

如古行吟詩人巡遊於此海濱

遙矚着天邊一排一排的叢林

有煙痕上騰那裏該有人家

陽光正也在那方紛披地照臨

彳亍前行偷掩起陌生的神情

一舉一動彷彿對此處體會得最清  
曲徑通幽看能引遊人到那裏去？

默默地數着寥落的路燈

背着旅舍拖起遲緩的脚步

左邊是山崗叢生滿着參天的老樹

心裏恐懼手兒捏得緊

聽風聲在樹梢打着呼

海汐冲刷沙灘翻弄着泡沫

寒氣浸人向身邊兒捕掠

恬靜得如一潭清泉似的宇宙

夜帶來一天星斗半圓明月

## 紅葉

時候不是深秋

心境裡也沒有湧浮着煩愁

我俯下身腰拾起你來

紅葉！你有着甚麼史蹟？

紅色是濃情？

紅色是血素？

紅色裏透着黯紫的斑痕

那或許是你的辛酸的記載？

全然沒有一絲聲息

使我於熱望中感到失意

你一定在竊笑着我的愚懵

那也是從人間浸潤而來的根性

爲甚麼那末恬寂，那末沉靜？

請勿以驕矜的神色覷視着我

紅葉！在你的勁健的脈絡間

我猜疑，那裏藏着銳利的眼睛

你雖然近於枯槁

而且淪落得委身的泥漿

我啊，我分明覺察得

你是依然蘊育着豐富的生意

紅葉！我相信：

在你近於枯萎的軀體裏  
顯然地，也還充溢着昇華了的希望  
於是，我於悽苦中又感到了安慰

從人間到人間

捧着一顆赤誠的心

真美應該是沒有分際的  
期待着，我是這樣的殷殷

從午頃到子夜

從清晨到黃昏

索求着，仍還擁着這顆心

——空漠却作了不速之客人

「世界上不能給我們甚麼安慰  
——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人們」

苦吟着這詩句悒鬱幾乎要顯形  
然而我却強抑了沸騰之憤情

紅葉！請聽我訴說

我們有的就是大路和晨昏

陽光和風雨……

雲層透露出來的一天星辰

那寂靜裡有煩聒

那紛紜裡有單純

你當早已曉得了這些

沒有一點躊躇，我相信

「一粒砂石見天國

永劫即在一瞬間」

我早就神往於這句詩

紅葉！我今日將求教於你了

幽谷裏是一派的恬寂

恬寂也感染到我的胸窩上

我沉思，我有所憶

——緬懷起遠離的大地

時候是盛夏，綠蔭連天

有溪流撥弄着輕利的曲子

我坐在斜坡上的松林裡

看黃花密語，聽金雀爭啼

松林裏沒有另外的人影

高懸着一個蔚藍的天空

彷彿有物扣我的胸臆

思潮生了小小的羽翼

覺如陷近黃昏裡

有殘月一彎

繁星鑲滿了天

——張起帆橋流下淺灘

沒有預定的航程

任流水緩緩的漂送

岸畔閃出點點的燈火

蝙蝠已經跑在暗角裏邊躲

甚時候帆橋停住了

我乃詭秘地跳下來

掬出久藏的生滿斑痕的紅葉

輕輕地放在水面上帶着一叢回憶

彷彿已經溶於汨汨的江波

夜潮濺濕了我的衣衫

仍還是我孤伶伶的一個

默禱這恬寂會把我的惡夢洗濯

墓地裡我清醒

從幻想裏拖回我的逗留

眼前沒有斜坡，松林和溪流  
奔蕩着的只是我的血流

幽谷裏藏著一個甚麼世界？

在那裏孳息着甚麼生物？

一聲風吹，一聲蟲吟

都會扯緊了我的心

不是怕幽靈，張着獠戾的巨口  
不是怕獵獸，生着銳利的牙爪  
我擔心——

它們是否也在暗笑我的愚蠢

而今我拖着一具塵埃遍浸的軀體

同時，我却也有着一腔火熱的淳情

虔虛地如同面對着聖靈

我在索求着你的史蹟

紅葉！你請聽：

「我們於愚蠢裏也有着自覺

我們於生之交錯裏也有着清醒

——沉潛裏有着波動」

在詩句裏也會有：

「我們主宰着自己的命運

我們導引着自己的魂靈」

紅葉！這詩句你該解得？

渡大海揣着一個欣悅

停歇在潮汐浸打着的岸畔

彳亍在幽邃的山谷之小徑

紅葉！我將何所獲於你？

紅葉！你這陌生者

縱使你也難免於朽腐了你的軀體

我擔心……

你能否延持你的靈之續存？

——四一、六、二〇、檢視箇中紅葉作此詩

# 憶

## 之一

回憶是最美麗的

我時常就在回憶裏浸潤着的

那塔影，那古城之偉蹟

歷史記載着它的星霜

歷史記載着它的斑痕

斑痕點綴着奇瑰的色調

一片片，如怪獸的鱗爪紛披

童年是一生裏的黃金期

揣着純稚的孩提之心緒

最愛爬上那古城的懷抱裏

它對於孩子恰如年邁的慈母  
即使已經不勝於孩子的煩擾  
僅只發出一聲低微的嘆息

孩子每從母親那裏聽了來

關於古城的傳說和白塔的奇秘  
說古城下埋着無數前朝珍寶

在昔時雉堞裏曾經招展着軍伍的大旗

——但是她却沒有提及埋着的汗液呢

說白塔有百十來丈高周圍十里地

頂端金球足有一間房子那末大

誰想偷竊神仙也不能叫他克願以遂

塔根下扣着銅質的大鍋，倘使你

想揭開那大鍋看看呀，萬萬使不得

那裏會「一古突」地冒出來大水

「孩子！有條待罪的精靈鎮壓在那裏！」

總喜歡會合幾個小伙伴

背着母親的視線一轉移

一留煙鑽出屋子站在人群裏

「走！上白塔根底下挖婆婆丁去」

白塔矗立，頂端有燕雀逐群飛

唱着歌——那是懷想着遠方之歌嗎？

孩子抬頭看，彷彿有怪異發現

驚嚇失色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土

「忽拉地」從那裏逃開

黃昏時候是孩子的難關

煤油燈熒熒如豆的晃着火焰

自個影子映在窗紙上象個惡魔

嚇一跳，緊緊的倚靠母親的胸前

「媽，我怕，我想鑽進被窩去—

—於是，用棉被包嚴了頭和腳

呼吸像患熱病似的喘息着

午夜裏靜得只有大人的鼾聲了

孩子做起遭魔的惡夢：

夢着攀上那古城的土坡

忽失脚翻落於城角流過的那小河

恍忽間又如立在塔影下馳驅作嬉戲

轟然一聲，塔身頽頹倒地

湧出來奔流的大水

漫溢到無邊際的去處

大水淹沒了母親的屋子

只剩下一個自己

啾着啾着哇的哭起來了

「孩子！醒醒，醒醒，媽在這呢」

「夢好怕！」孩子喘着急促的呼吸

塔影是孩子們共同的好伴侶

它雖然被母親講說得很神奇

却永遠安安靜靜地站在那裏

大水也終於沒有汛濫開來

負罪的精靈想也該到了開釋的日子了

——可怕的故事却記在孩子的心裏

古城的確是值得憶戀的嗎

可惜它只是一年比一年衰老了

你看它那巍然而立的身軀

豈不是已經佈滿了皺紋？

倦殆和病弱的記號已經藏在那裏

## 之二

孩子的心是像西風那樣不可捉摸而渺茫啊

孩子的心是像斷線風箏那樣撒着野性的啊

時常夢想着如何去尋找到月亮裏的路途

時常夢想着如何會做小燕樣的飛行

每在深夜哭醒，那是因為他耐不了夢中月亮裏的清冷和孤伶  
每仆倒於平坦的院當心，那是因為試着做飛行的把戲而失敗

你笑他愚蠢嗎？

你笑他無知嗎？

——你應羞愧你失掉了你的天真！

在陰雨的六月之黃昏

閃電在空中走，孩子滑行在街上

一聲霹靂一注水溜

孩子的心跳蕩得很利害

他一顛一跛地奔向回家的路

被恐懼和戰慄包圍着，但不敢哭出來

黃昏掩蓋了一天的光明

只有路燈隱約地從雨裏透出來

街上那還有許多行人？

一隻野狗縮着尾巴在狂跑

它不會是危難中孩子的伴侶啊

為什麼一前一後地跟着孩子？

閃電罩住孩子的光露的頭頂  
也罩住野狗的濕淋淋的皮毛  
街路讓泥濘鋪平了

猛可裏發現母親的房門

病弱似地倚貼在黑漆的板門上  
心裏想招喊胸脯却喘得不容作聲了

水是最神秘而有着誘惑性的嗎

爲什麼孩子每將日裏的時光消磨在河畔？

那和魚鱗相似的綠波

在中午閃爍着白亮的日光

擺渡口擁着成羣的鄉下人

說笑着，揮着蒲葉的團扇

孩子挽起褲腿在淺灘處蕩着玩

嬉笑着，捧水做擊敵的武器

偶爾也安然地坐在清淺的水邊

垂下鉤子，在逗引着遊魚

日頭一偏西，這等於準確的報時，

孩子收起釣竿，奔回家去的路

釣魚的事一直在晚飯桌上還尋思着

孩子也愛登高望遠的啊

但，古城裏那會有名山！

那上了年代的煤灰堆權做了秦岱  
仍還是偷偷地溜了出來

仍還是從前那些個小伙伴

每於頂巔而又翹起腳來

望着下邊的過路行人作惡劇

灰堆終於不是天下的大山

登在灰堆頂上也看不到更遠的所在

孩子犯了頑皮，拋出口沫

順着風滴落在地上的行人身上

「野孩子！討厭……」

分明是行人憤怒而在咀嚼着了  
一溜煙，孩子們從後坡跑掉了

### 八月的晚秋了

孩子總愛背着母親的視線溜出了家  
會同小伙伴爬上大寺的後土坡

早聽母親說，那裏有顆槐抱菊

想攀上去摘下幾朵花

一不小心踏個空，滾下土坡

石塊碰破了小腿上的皮肉

也沾了一身泥土，擦破了母親新做的鞋

強忍着痛苦不敢哭出來

悄悄地無趣地從那裏走開

伙伴們偷偷用眼睛瞟着他的狼狽神態

什麼時時吹起年代的風？

把孩子也吹得大起來了

那昔日的天真的氣息早消磨盡了

「孩子！」

留心哪！

你既已跋涉於人生之路

你當曉得人生和天道是一樣的啊

它也有它的風風和雨雨……

惟自己的劍能斬截自己的苦絲

惟自己的力能做爲自己的護持者啊」

——孩子似乎聽到誰在向他述說着

## 生之頁

——憶另一章——

生消耗了孩子的童年和青春  
和年代一樣地在交替着過去了

摸索着每條路向未來邁着腳

孩子是永遠那末不息地前進着

從未知的來處到未知的方向奔馳

蓄着無數的艱辛流着焦躁的汗滴

白天行走，夜裏休息

影子在人羣裏搖晃着

什麼是他的宗教呢？

什麼是他的信賴呢？

孩子只是不停息地向前奔馳着

彷彿他在心裏藏著嚮往的去處

彷彿他是把握著一種牢固的力量

但，他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啊

——沒有一絲意向會被人窺破的

孩子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

城市，鄉村，山巒，水濱……

電閃樣地從他視野掠過去

為什麼，他從不停下來略一逗留？

走啊，走啊，向着未知的前路走着啊  
時光也已經交替着逝消啦

季節把不同的幕簾扯開來

(那是最使人爲之目眩的)

爲什麼，他從不停下來畧一觀視呢？

孩子的面頰慢慢地也寫上了年代的印痕了

同時他更清楚地記着父親額上的皺紋

但，他却也未曾忘掉父親往昔近於殘暴的責罰

——孩子在想着昔日的陳蹟了

是一個風雪飄零的嚴冬

孩子蹲坐在斗室裏苦讀着

(據說他是生來就有此自覺的)

父親無言地倚臥於椅子裏

工作已經把父親累得煩躁了

孩子怯怯地偷看着父親的神色

分明有晶瑩的淚珠滾動着

——父親開始講說着生活的苦情了

一年一年地，一代一代地

這家庭是仗着手腳混生活的

祖父的性情爽直而帶着古怪氣

(也許是工作把他折磨得如此)

他時常於盛怒之下鞭打着父親的背

(一如父親責罰他一樣的殘暴)

父親就是這樣長大着的

(他却從來也未曾咀呴過祖父)

父親落着清淚，一邊還抽噎着

孩子呆呆地懷着說不出來的恐懼

「孩子！你明白我的話嗎？」

「……」

孩子，只是呆呆地說不出什麼來

此時，他在想，他在想着

他在想着曾經被父親鞭打過的背上的傷痕  
竟而也委屈地哭起來了

孩子不會長久地浸潤於苦痛的回憶裏的  
這惟有天道的晴雨是最好的比喻吧

孩子時常想起父親的話

他牢牢地記住爲他講說的生之故事

他曉得父親是多末愛沉溺於理想裏的人

他曉得父親是多末有創造性的人

一想到父親總是陷於失敗之苦的時候  
覺生活是不可捉摸的玄虛的東西了

孩子只是默默地前進着啊

他實已嘗過不勝數的艱辛了

他實已被那些艱辛所苦着了

黑夜過去了，白晝再現

你總是看見他在走着他的路啊

生活這東西像個什麼呢

拿它比做一條緩緩而行的病蛇吧

你雖用枝條撥弄它而加以凌辱

它只是若無聞似地蠕動着

(生活實不能強使它支配如欲)

——孩子始終是在苦難裏跋涉着

有一日，孩子遇着一個多嘴的過路人  
過路人絮叨地問他想到那裏去

孩子冷冷地搖撼一下頭

一聲也沒有答理便走過去了

孩子雖然若無自覺似地走着他的路

他心裡却不斷地想着未來的事

他也會因不勝艱辛而思退避

他也會因萬象的誘惑而思停息下來

—— 艱辛於他等於試探吧

那試探却終於未能迷亂了孩子的心

「有煙處必有火，

在火焰裏鍛鍊你自己」

哲人告訴孩子這樣的話

當他在繼續走着他的路的時候

時間是疾逝如煙的

詩文於他是太嫌冗長了

從艱辛的經驗裏

孩子最愛嚼咀着：

「只是繼續地動着喲

一刻有一刻的進程」

拿什麼來比喻孩子的堅毅呢？

矯健的鷹嗎？

秋空裏的雁嗎？

鷹是爲尋牠的伏虜而盤桓着的

雁是爲奔回南方之家而馳翔着的

但是，孩子是爲了什麼而奔馳着呢？

——希望是最愛腐朽的東西

你當於艱辛中繼續你的發現

孩子在心裏重複地念叨着

——他仍然在默默地走着他的路

# 我與詩

—— 楊昌後記

我厭惡寂寞，寂寞却跟着我一同長大起來；我也愛喜我的寂寞，那是因為在恬靜裏可以咀味着『生』了。

什麼時候和文學接近了呢？為什麼偏愛於文學裏的詩呢？這在我是幾乎難以追溯得來的。其實，何必追溯着呢！——接近文學是事實，偏愛於詩也是事實。

我接近文學，我的確是很愛喜文學了；我偏愛於詩，然而，我却很難以說我已經

寫出來滿意的詩作。

在詩食譜已非一日的近頃，忽有詩漸再興之勢（這也許只是限於一域的），這可以說是文學魂的要求之覺醒。為文學論文學，這也可以說是好現象。

以應詩運而提示出來一點微弱的反響觀之，則此集之刊印不算毫無所謂。

集子裏收入的作品，多半是近年來的產品，比較早日的舊作，只不過三五篇而已。

在此集刊印之後，我一方感到如釋重擔的輕鬆，一方須致謝於慇懃我寫詩以至刊印詩集的朋友。

之  
一